

经典
珍藏版

SHERLOCK
HOLMES

福尔摩斯

探案集

[英] 阿瑟·柯南·道尔 著

8

《皮肤变白的士兵》
《退休的颜料商》
《王冠宝石案》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

SHERLOCK
HOLMES

福尔摩斯

(探案集)

经典珍藏版

[英] 阿瑟·柯南·道尔 ★ 著



《皮肤变白的士兵》

《退休的颜料商》

《王冠宝石案》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福尔摩斯探案集：经典珍藏版：全8册 / (英) 柯南·道尔著. -- 天津：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2014.11
ISBN 978-7-5305-6429-5

I. ①福… II. ①柯… III. ①侦探小说—小说集—英国—现代 IV. ①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264998号

福尔摩斯探案集：经典珍藏版：全8册

出 版 人：李毅峰

责任编辑：刘岳

出版发行：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

社 址：天津市和平区马场道 150 号

邮 编：300050

电 话：(022)58352966

网 址：<http://www.tjrm.com>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永清金鑫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880 毫米 × 1230 毫米 1/32

版 次：2014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2015 年 11 月第 2 次印刷

印 张：40

字 数：600 千字

书 号：ISBN 978-7-5305-6429-5

定 价：128.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录

CONTENTS



马斯格雷夫礼典 001

皮肤变白的士兵 028

退休的颜料商 061

王冠宝石案 081

临终的侦探 110

三个大学生 133



马斯格雷夫礼典

我的朋友夏洛克·福尔摩斯的性格有一点与众不同的地方，经常使我烦恼。虽然他的思想方法敏锐过人，有条有理，着装朴素而整洁，可是他的生活习惯却杂乱无章，使同住的人感到心烦。我自己在这方面也并不是无可指责的。我在阿富汗时那种乱糟糟的工作，还有放荡不羁（放纵任性，不受约束）的性情，已使我相当马虎，不是一个医生应有的样子。但对我来说总是有个限度。当我看到一个人把烟卷放在煤斗里，把烟叶放在波斯拖鞋顶部，而一些尚未答复的信件却被他用一把大折刀插在木制壁炉台正中时，我便开始觉得自己还怪不错的呢。此外，我总认为，手枪练习显然应当是一种户外消遣，而福尔摩斯一时兴之所至，便坐在一把扶手椅中，用他那手枪和一百匣子弹，以维多利亚女王的爱国主义精神，用弹痕把对面墙上装饰得星罗棋布，我深深感到，这既不能改善我们室内的气氛，又不能改善房屋的外观。

我们的房里经常塞满了化学药品和罪犯的遗物，而这些东西经常放在意料不到的地方，有时突然在黄油盘里，甚至在更不令人注意的地方出现，可是他的文件却是我最大的难题。他最不喜欢销毁文件，特别是那些与他过去办案有关的文件，他每一两年



只有一次集中精力去归纳处理它们。因为，正如我在这些支离破碎的回忆录里有些地方曾经提到的一样，当他建立了卓越的功勋因而扬名时，他才会有这种精力。但这种热情旋即消失，随之而来的是反应异常冷漠，在此期间，他每日与小提琴和书籍为伍，除了从沙发到桌旁以外几乎一动也不动。这样月复一月，他的文件越积越多，屋里每个角落都堆放着一捆捆的手稿，他决不肯烧毁，而且除了他本人外，谁也不准把它们挪动

一寸。

有一年冬季的夜晚，我们一起坐在





炉旁，我冒然向他提出，等他把摘要抄进备忘录以后，用两小时整理房间，搞得稍稍适于居住一些。他无法反驳我这正当的要求，面有愠色，走进寝室，一会儿就返回，身后拖着一只铁皮大箱子。他把箱子放在地板当中，拿个小凳蹲坐在大箱子前面，打开箱盖。我见箱内已有三分之一装进了文件，都是用红带子绑成的小捆。

“华生，这里有很多案件，”福尔摩斯调皮地望着我说道，“我想，如果你知道我这箱子里装的都是什么，那么你就会要我把已装进去的拿出来，而不要我把没有装的装进去了。”

“这么说，这都是你早期办案的记载了？”我问道，“我总想对这些案件做些札记呢。”

“是的，我的朋友，这都是在我没成名以前办的案子。”福尔摩斯轻轻而又爱惜地拿出一捆捆的文件。“这些并不都是成功的记录，华生，”他说道，“可是其中也有许多很有趣。这是塔尔顿凶杀案报告，这是范贝里酒商案、俄国老妇人历险案，还有铝制拐杖奇案以及跛足的里科里特和他可恶妻子的案件。还有这一件，啊，这才真是一桩有点儿新奇的案件呢。”

他把手伸进箱子，从箱底取出一个小木匣，匣盖可以活动，活像儿童玩具盒子。福尔摩斯从匣内取出一张揉皱了的纸、一把老式铜钥匙、一只缠着线球的木钉和三个生锈的旧金属圆板。

“喂，我的朋友，你猜这些东西是怎么回事？”福尔摩斯看到我脸上的表情，笑容满面地问道。



“这简直是一些稀奇古怪的收藏品。”

“非常稀奇古怪，而围绕它们发生的故事，更会使你感到惊奇不迭呢。”

“那么，这些遗物还有一段历史吗？”

“不仅有历史，而且它们本身就是历史啊。”

“这是什么意思呢？”

夏洛克·福尔摩斯把它们一件一件拿出来，沿桌边摆成一行，然后又坐到椅子上打量着这些东西，露出满意的神情。

“这些，”他说道，“都是我留下来以便回忆马斯格雷夫礼典一案的。”

我曾经听他不止一次提到这件案子，可是始终未能探悉详情。

“如果你详细讲给我听，”我说道，“那我真是太高兴了。”

“那么这些杂乱东西还照原样不动了？”福尔摩斯调皮地大声说道，“你的整洁又不能如愿了，华生。可是我很高兴在你的案例记载中，能把这件案子增加进去。因为这件案子不仅在国内犯罪记载中非常独特，而且我相信，在国外也极为罕见。如果搜集我那些微不足道的成就，却不记载这件离奇的案子，那就很不完备了。”

“你当然记得‘格洛里亚斯科特’号帆船事件，我向你讲了那个不幸的人的遭遇，我和他的谈话，第一次使我想到职业问题，而后来侦探果然成了我的终身职业。现在你看我已经名扬四海



了，无论是公众，还是警方都普遍把我当作疑难案件的最高上诉法院。甚至当你和我初交之际，即我正进行着你后来追记为‘血字的研究’一案的时候，虽然我业务并非十分兴隆，但已有很多主顾了。你很难想象，开始我是多么困难，我经历了多么长久的努力才得到了成功。

“当初我来到伦敦，住在大英博物馆附近的蒙塔格街，闲居无事，便专心研究各门科学，以便将来有所成就。那时不断有人求我破案，主要都是通过我一些老同学介绍的。因为我在大学的后几年，人们经常议论我和我的思想方法。我破的第三个案件就是马斯格雷夫礼典案。而那使我兴致昂然的一系列奇异事件以及后来证明是事关重大的办案结局，使我向从事今天这一职业迈出了第一步。

“雷金纳德·马斯格雷夫和我在同一个学校学习，我和他有一面之交。因为他看上去很骄傲，所以在大学生中是不怎么受欢迎的。但我总觉得他的骄傲，实际上是力图掩盖他那天生的羞怯的表现。他有一副极为典型的贵族子弟的相貌，瘦身形、高鼻子、大眼睛，慢条斯理、温文尔雅。事实上他确是大英帝国一家最古老贵族的后裔。可是在十六世纪时，他们这一支（次子的后裔）就从北方的马斯格雷夫家族中分出来，定居在苏塞克斯西部，而赫尔斯通庄园或许是这一地区至今还有人居住的最古老的建筑了。他出生地苏塞克斯一带的事物看来对他影响很大，我每次看



到他那苍白而机灵的面孔或头部的姿态，就不免联想起那些灰色的拱道、直棂的窗户以及封建古堡的一切遗迹。有一两次我们不知不觉地攀谈起来，我还记得他不止一次说他对我的观察和推理方法感兴趣。

“我们有四年没有见面了，一天早晨他到蒙塔格街来找我。他变化不大，穿戴得像一个上流社会的年轻人（他爱讲究穿戴），依然保持他从前那种与众不同的安静文雅的风度。

“‘你一向很好吗？马斯格雷夫。’我们热情地握手以后，我问道。

“‘你大概听说过我可怜的父亲去世了，’马斯格雷夫说道，‘他是两年前故去的。从那时起我当然要管理赫尔斯通庄园了。因为我是我们这一区的议员，所以忙得不可开交。可是，福尔摩斯，我听说你正在把你那令人惊奇的本领用到实际生活中？’

“‘是的，’我说道，‘我已经靠这点小聪明谋生了！’‘听你这么说我很高兴，因为眼下你的指教对我非常宝贵。我在赫尔斯通碰到许多怪事，警察未能查出任何头绪。这确实是一件最不寻常的难以言喻的案件。’

“你可以想象我听他讲时是多么急不可耐了，华生，因为几个月来我无所事事，我一直渴望的机会看来终于来到了。在我内心深处，我相信别人遭到失败的事情，我能成功，现在我有机会试一试身手了。



“‘请把详情见告。’我大声说道。

“雷金纳德·马斯格雷夫在我对面坐下来，把我递给他的香烟点着。

“‘你要知道，’他说，‘我虽然是一个单身汉，但是我在赫尔斯通庄园仍然拥有相当多的仆人，因为那是一座偏僻凌乱的旧庄园，需要很多人照料。我也不愿辞退他们，而且

在猎野鸡的季节，我经常在别墅举行家宴，留客人小住，缺乏人手是不成的。我共有八

个女仆、一个厨师、一个管家、两

个男仆和一个小听差。花园和马厩

当然另有一班子人。





“仆人中当差最久的是管家布伦顿。我父亲当初雇他时，他是一个不称职的小学教师。但他精力旺盛、个性很强，很快就受到全家的器重。他身材适中、眉目清秀、前额俊美，虽然和我们相处已二十年，但年龄还不满四十。由于他有许多优点和非凡的才能（因为他能说几国语言，几乎能演奏所有乐器），长期处于仆役地位而竟然很满足，这实在令人费解。不过我看他是安于现状，没有精力去作任何改变。凡是拜访过我们的人都记得这位管家。

“可是这个完人也有瑕疵，就是有一点儿唐璜（西班牙传奇人物，是一个风流浪荡贵族，西方诗歌、戏剧中多引用）的作风，你可以设想，像他这样的人在穷乡僻壤扮演风流荡子是毫不困难的。他初结婚时倒也不错，但自妻子亡故，我们就在他身上碰到无穷无尽的麻烦。几个月以前因为他已经与我们的二等使女雷切尔·豪厄尔斯订了婚，我们本希望他再一次收敛些，可是他又把雷切尔抛弃了，与猎场看守班头的女儿珍妮特·特雷杰丽丝搅在一起。雷切尔是一个很好的姑娘，可是具有威尔士人那种容易激动的性格。她刚闹了一场脑膜炎，现在，或者说直到昨天才开始能够行走。与她过去相比，简直成了一个黑眼睛的幽灵。这是我们赫尔斯通的第一出戏剧性事件。可是接着又发生了第二出戏剧性事件，这使我们把第一件忘在脑后，那第二出戏剧性事件，是由管家布伦顿的失宠和解雇引起的。



“事情是这样的：我已经说过，这个人很聪明，可是聪明反被聪明误，因为聪明使他对毫不关己的事显得过分好奇。

“我根本没有想到好奇心会使他陷得这样深，直到发生了一件纯属偶然的事情，才使我重视起来。

“我说过，这原是一所凌乱的庄园。上星期有一天，更确切地说是上星期四晚上，我在吃过晚餐以后，极为愚蠢地喝了一杯非常浓的咖啡，很久不能入睡，一直闹到凌晨两点钟，我感到毫无入睡的希望了，便起来点起蜡烛，打算继续看我没看完的一本小说。然而我把这本书丢在弹子房了，于是我便披上睡衣走出卧室去取。

“要到弹子房，我必须下一段楼梯，然后经过一段走廊，那条走廊的尽头，通往藏书室和枪库。我向走廊望过去，忽见一道微弱的亮光从藏书室敞开的门内射出，这时你可想见我是多么惊奇了。临睡前我已经亲自把藏书室的灯熄灭，把门也关上了。我自然首先想到这一定是夜盗了。赫尔斯通庄园的走廊里的墙壁上装饰着许多古代武器的战利品。我从里面挑出一把战斧，然后，丢了蜡烛，蹑手蹑脚地走过走廊，向门里窥视。

“原来是管家布伦顿待在藏书室里。他衣着整齐地坐在一把安乐椅里，膝上摊着一张纸，看上去好像是一张地图，手托前额，正在沉思。我瞠目结舌地立在那里，暗中窥探他的动静。只见桌边放着一支小蜡烛，我借着那微弱的烛光，瞧见他衣着整齐，又



见他突然从椅上站起来，走向那边一个写字台，打开锁，拉开一个抽屉。他从里面取出一份文件，又回到原来的座位，把文件平铺在桌边蜡烛旁，开始聚精会神地研究起来。看到他那样镇静自若地检查我们家的文件，我不禁勃然大怒，便一步跨上前去。这时布伦顿抬起头来，见我站在门口，便跳起来，脸吓得发青，连忙把刚才研究的那张海图一样的文件塞进怀中。

“我说：‘好哇！你就这样报答我们对你的信任。明天你就离职辞行吧。’”

“他垂头丧气地鞠了一躬，一言不发地从我身边溜走了。”

“‘蜡烛依然摆在桌上，借助烛光，我瞥了一眼，看布伦顿从写字台里取出的文件到底是什么。出乎我的意料，那文件根本无关紧要，只是一份奇异的古老仪式中的问答词抄件而已。这种仪式叫“马斯格雷夫礼典”，是我们家族的特有仪式。过去几世纪以来，凡是马斯格雷夫家族的人，一到成年就要举行这种仪式——这只同我们家族的私事有关，就像我们自己的纹章图记一样，或许对考古学家有些重要作用，但是毫无实际用处。’”

“‘我们最好还是回头再谈那份文件的事吧。’我说道。”

“‘如果你认为确有必要的话，’马斯格雷夫也有些迟疑地答道，‘好，我就继续讲下去：我用布伦顿留下的钥匙重新把写字台锁好，刚要转身走开，突然发现管家已经走回来站在我面前，这使我吃了一惊。’”



“他感情激动、声音嘶哑地高声喊道：“先生，马斯格雷夫先生，我不能丢这个脸，先生，我虽然身份低微，但平生极重脸面，丢这份脸就要了我的命。先生，如果你绝人生路，那我的死亡应由你负责，我会这么办的，确实不假。先生，如果在出了这件事以后你再也不能留我，那么，看在上帝面上，让我向你申请在一个月內离开，就如同自愿辞职一样。马斯格雷夫先生，辞职没有关系，但是当着所有熟人的面把我赶出去可不行。”

“我答道：“你不配那么多照顾，布伦顿，你的行为极其恶劣。不过，既然你在我家这么长时间了，我也无意让你当众丢脸。不过一个月时间太长了，一星期之内离开吧，随便找个什么理由都行。”

“他绝望地叫道：“只给一个星期？先生。两个星期吧，我说，至少两个星期！”

“我重复道：“一个星期。你该认为这对你已是非常宽大的了。”

“他像一个绝望的人，垂头丧气地悄悄走开了。我吹熄了灯，回到自己房里。

“以后两天，布伦顿非常勤奋专注，克尽职守。我也不提发生过的事，怀着一种好奇心等着看他怎样保全面子。他有个习惯，总是吃罢早餐来接受我对他一天工作的指示，可是第三天早晨他没有来。我从餐室出来时碰巧遇到女仆雷切尔·豪厄尔斯。前面



已经说过，这位女仆最近刚刚病愈复原，疲惫不堪、面无血色，于是我劝她不要再去工作。

“我说道：“你应当卧床休息，身体结实些了，再工作。”

“她带着那么奇怪的表情望着我，使我开始怀疑她是不是又犯了脑病。

“她说道：“我已经够结实了的，马斯格雷夫先生。”

“我回答道：“我们要听听医生怎么说。你现在必须停止工作，你到楼下时，请告诉布伦顿，我要找他。”

“她说道：“管家已经走了。”

“我问道：“走了！到哪儿去了？”

“她说：“他走了，没有人看见他。他不在房里。啊，是的，他走了，他走了！”雷切尔说着，靠在墙上，发出一阵阵尖声狂笑，这种歇斯底里的突然发作，使我毛骨悚然，我急忙按铃叫人帮忙。仆人们把姑娘换回房去。我向她询问布伦顿的情况，她依然尖叫着，抽泣不止。毫无疑问，布伦顿确实不见了。他的床昨夜没有人睡过，从他前夜回房以后，再没有人见到过他。也很难查明他是怎样离开住宅的，因为早晨门窗都是闭着的。他的衣服、表，甚至钱钞，都在屋里原封没动，只有常穿的那套黑衣服不见了。他的拖鞋穿走了，长筒靴子却留下来。那么管家布伦顿连夜到哪里去了呢？他现在又怎么样了呢？

“我们当然把整个庄园从地下室到阁楼都搜索了一遍，可是



连他的影子都没有。正如我说过的，这是一所像迷宫一样的老宅邸，特别是那些古老的厢房，现在实际上已无人居住。可是我们反复搜查了每个房间和地下室，结果连失踪者的蛛丝马迹也没有。我很难相信他能丢弃所有财物空手而去，再说他又能到什么地方去呢？我叫来了当地警察，但也无济于事。前夜曾经下过雨，我们察看庄园四周的草坪与小径，依然徒劳无益。情况就是这样。后来事情又有了新进展，把我们的注意力从这个疑团上引开了。

“雷切尔·豪厄尔斯两天来病得很厉害，有时神志昏迷，有时歇斯底里，我便雇了一个护士给她陪夜。在布伦顿失踪后的第三个夜晚，护士发现病人睡得香甜，便坐在扶手椅上打盹儿，第二天大清早醒来，发现病床上空空如也，窗户大开，病人已无影无踪。护士立即叫醒了我，我带领两个仆人立即出发去寻找那个失踪的姑娘。她的去向并不难辨认，因为从她窗下开始，我们可以沿着她的足迹，毫不费力地穿过草坪，来到小湖边，在这里，足迹就在石子路附近消失了，而这条石子路是通往宅旁园地的。这个小湖水深八英尺，我们看到可怜的疯姑娘的足迹在湖边消失，当时的心情就可想而知了。

“当然，我们立即打捞，着手寻找遗体，但是连尸体的影子也没能找到。另一方面，却捞出一件最意料不到的东西，那是一个亚麻布口袋，里面装着一堆陈旧生锈和失去光泽的金属件，以及一些暗淡无光的水晶和玻璃制品。我们从湖中捞取的除此奇怪